# 西園聞見錄

#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六目錄 外編

## 政術

前言

往行

海源善　陳　權　蘭　芬
方克勤　王　璡　黃宗載
唐　舟　蔡　揖　張宗璉
裘　賢　馬　諒　章　惠
湛　禮　滕　員　王思旻
周　忱　周　濟　陳　鎰
張　需　黃　紱　賈宗錫
吳　琛　陳　紀　盛　顒
袁慶祥　林　泮　張　賓
丁　積　馬炳然　楊子器
薛敬之　葛　浩　顧　璘
馬文升　李　文　何孟春
劉大夏　韓　福　呂　柟

立政

陸樹聲

往行闕

立法

前言

李栻　張棟

往行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六 外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政術

前言

方公孝孺爲翰林侍講典國家大政同郡王叔英時爲漢陽知縣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于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于文帝不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于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于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于是文帝不獲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事貴乎得時

措之宜也孝孺深然之及與政又輒慕古王政即欲見諸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効

方孝孺曰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于是寓革奸剷暴之意于疎緩不切之爲使民優柔揖讓于其間莫不兢兢有自重知恥之心未見斧鉞而畏威未見鞫訊而遠罪潛修默改閭閻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爲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爲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爲竊笑而陰誹者也善用法者當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祇天而懼帝者以嘗被其誅殛者必不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捽人而擊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梃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吾法吾視殺戮爲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爲大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爲足恥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爲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于市而人談笑犯法不

爲之少衰人惟以死爲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事與忌而不爲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騖肆馳逐于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之治不特斯民畏吾之法而特其畏乎名不視其畏乎名而視其畏乎義夫纚冠素組玄冠縞武與坐之嘉石而畫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形傷膚之慘也而使惰遊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之坐之則慚悔愧恨與夫被木索嬰金鐵者無異何必刑哉加之以其辱固甚于刑矣孝友睦婣任恤有舉先王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爲榮不能是爲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于王庭而就刑于司寇其心達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至要爲用甚微而爲化甚溥者聖人常以是爲御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悅無所厭倦而不自知其由世俗不之察以爲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不欲民之興于孝弟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蔑教莫不欲民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怠肆而汙僻則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加人

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虛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人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以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爲怒一以箠撻詬駡爲怒自其嚴者言之以變色不言者爲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爲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于其偶發乎面其畏且恐與箠撻者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于不得同于恆人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水其媿甚于刑及其身恥爲醉酒者所輕笑也良淑之人民皆冠緇布德爲民所尊者加識別之行爲人所卑者使不與恆民齊則民莫不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潔稱者歸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媿之則德惠盡其職矣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以德之高下爲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爲崇卑有罪者始則異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則誠不可與爲善矣然後刑罰加焉人知刑罰果出于不得已而行于果不可不怒也必能自重其身知麗乎法者爲可恥而禮讓之俗成矣夫苟可以變易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爲也況其易者乎易者忽

之以爲疎而不屑爲難者重之以爲高而不敢爲則是聖人之道終無
適而行也悲矣夫

顧璘曰凡位皆爲下也政也者効于其位者之事也弗戾乎下斯可以
爲善矣是故雨露下濟而萬物生霜雪下肅而萬物成天之政也匪時
而動則慽之豈樂利惡害者固凡物之大情也耶政之所出詭道拂情
民用不堪謂之虐政之所號者災必逮夫身古之人求免夫虐政之號
災身之繇者無他焉積衆人之思以狥夫細民之情而已矣周禮內史
外史御史之官掌四方之志以達于王小行人采詩四方以觀民風官
師瞽御各執藝以諫士傳言庶人謗于市于時周公位冢宰勤吐握之
節以延天下之士幽隱纖悉咸通于朝上無弊政下無窮民率是道也
末世人賢其才弗顧其下而用言之道廢用言之道廢而天下無刑措
之治矣振廢侮強自恃曰剛其弊也暴優柔撫懷自恃曰仁其弊也廢
勤事樂舉自恃曰能其弊也亂跡幽抉隱自恃曰明其弊也察沉潛玄
默自恃曰靜其弊也隳五者自賢而不用人者之過也欲善其位不亦

難乎是故先王之政遠矣爲政者誠使細民之情通于守令守令之謀信于岳牧侯伯岳牧侯伯之識辨于冢宰冢宰之慮盡于天子其庶乎言無弗庸而政之戾乎下者鮮矣然則其戾乎下者吾無惡夫人之自賢也已

薛遠字繼遠瓊山人正統壬戌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嘗言事煩則官勞民擾事節則官省民安又曰馭吏嚴刑以懲不若先事而發善革弊不若無弊可革時稱名言

岳公正曰革弊如接戰無援者不勝而敗建利如務農不力者無穫而荒革弊而上不援者身危建利而下不與者謗作

吳公與弼嘗歎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治天下難之矣

薛文清曰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

又曰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爲虛文適足以啓下人之翫而已故論事當永終知弊又曰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條例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若四時堅若金石則民

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于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又曰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寃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又曰吾居察院中每念韋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于心云

又曰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于座側余每欲責人嘗念此意而不忘

吳郡蔡羽曰民之貧富由來尚矣富者必起于勤而貧者必由于惰業故勤者日聚日樽以至蓋其藏惰者日荒日廢以至于流亡是故貧者役于富流亡者傭于土著此利其財彼資其力亦猶農末相資而不相病也有司治其豪猾不使暴其弱可矣安可嫉之而惟恐其不貧管子曰國無藏鏹之室國不可以爲國孔子告冉求亦曰富之夫貧且不良者樂亂蓋利國法之不行而得以取非其有也而富者樂治益重惜身

而利王法之足以制暴也故富室常與國同其休戚漢高之時徙齊之諸田昭楚之昭屈原居于諸陵我高皇亦收富戶以塡實京師夫京師之民必使之富者其慮遠矣

陳師曰杜少陵詩彤廷所分帛本自寒女織鞭撻其夫家聚歛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卽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惕然思矣嘗見州郡迓新官設飾甚費有詩曰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昼匝車列鐙鮮明豈是朘民血空教適宦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予願仕者爲寫一通揭之所事而日覽之雖欲不爲仁人君子不可得也

丘濬論恤民之窮曰我太祖開基之五年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之孤獨殘病不能自生者許入院官爲贍養尋又改爲養濟院其初著之于令曰凡鰥寡孤獨每月給米每歲給帛務在存恤監察御史按察司使官常加體察旣而著之于律曰鰥寡孤獨及廢疾之人貧窮無親屬倚依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七十若應給衣糧而

官吏剋減者以監守自盜論列聖相承發政施仁咸先于斯凡頒詔條必申飭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臣切以謂京城百萬軍民所聚無告之人不可數計有司拘于事例必須赴告通政司送戶部下該管官司取鄰里結狀然後得與居養之例文移上下動經旬月彼無告窮民豈能堪此乞勑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遇街衢悲呼乞食之人即拘集赴告詢其籍貫居址挨究有無親屬產業有產業者責之管業之人有親屬者責之有服之親如果產業親屬俱無即發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居養如此則無告之人皆沾實惠而衢路之間無悲號者矣

成化三年禮部姚夔等奏今京城街市有疲癃殘疾之人扶老攜幼呻吟悲號上足以干天地之和亦非所以令四夷使臣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伏望敕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其親鄰收管無家者收入養濟院照例時給薪米其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天道和暖量與行糧遣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上可其奏曰無問老少男女有無家及外

來者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養贍無令失所
羅公僑諭屬吏曰聖主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者莫如令其次莫如守令民父母于一邑守民父母于一郡所以父母云者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飢而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與之與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其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心于彼之報也而爲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死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黃卓魯者眞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古人哉方其含餔畝畝鼓篋庠序見貪墨賊民者輒攘臂切齒而憤之高談擊節眞可翺翔古人而犬彘若輩也及一旦綰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勢利之薰炙妻子之浸灌淫朋比友之慫恿附利則前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偶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啗髓肆然不知其可恥且惡也囊帛櫃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舟陸則連車以買官則

連爵以買田則連阡陌以買居則大廈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飾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此而已矣殊不知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爲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爲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爲昆弟婚友則刑僇戮辱昆弟婚友不能保而免也噫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者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龔黃卓魯何如哉乃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學人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以爲祖快欲于一朝而流穢于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爲吾屬者尙監于玆以誠存心以廉律己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謹厲事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僚以仁恤民以寛容衆則庶矣詩曰靖共爾位以敬正直是與國有明憲子罔攸貸其毋悔

何孟春曰吳英問朱子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爲威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

吾治曷若懸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于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或問爲政當以寬爲本以嚴濟之朱子曰當以嚴爲本曲禮謂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春以爲所謂嚴者在刑必當罪法不少縱耳若罪輕而罰重則輕者人必多犯重者上難屢施多犯而難施則亦非令行禁止之道矣誠齋揮塵錄高宗嘗詔宰相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行則人不敢犯太重則决不能行太輕則不足禁姦此太上宮中已試之言立法在中制所以决可行也

又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蓋子產仁而且明子賤淸靜爲治豹立威御俗故也優劣之分晉鍾繇等告其君者不定論矣或問韓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文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然有不須威而能濟者公意以德不足者必待威耳噫德誠至于使人不忍欺之何事有不可濟者乎

又曰人有常言爲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

除弊以解懸民心即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與怨故二者當有先後至于二者之事則又各有先後也然非眞知利弊之詳的則是非混淆吾以爲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爲害以爲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爲利或興除之際則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于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于民矣

又曰古人立法雖善久必有弊因其弊而修之使復其初則善矣若見其有弊而併更其初法此王安石之所以禍天下也大抵變法最難茍非能通天下之志長慮卻顧有深究利害輕重之所在未見其有獲當者也變而不當利未能興而害貽于無窮矣

又曰今之世守令行事勘□有得遂如其志者權不得專而責則有所歸今誠欲行吾志惠吾民奈何上之所取辦于我而我之所欲爲吾民者未必能兩得也官之設凡以爲民而守令民之師帥論政治者莫先焉君子幼學壯行得民而治之其治之也必有道而奚有弗樂者乎先

正有言治愈大則愈難爲監司不如爲郡爲郡不如爲縣何哉監司有良法不能保諸郡之吏以盡行郡有美政不能使諸縣之民而皆被爲縣者可呼吸通也今日豈憚爲縣之難哉其權不專而責于歸今之爲縣之難也事有吾力所可能者吾得爲民便非吾力得爲者吾實下官而欲見諸設施勢自難以直遂是故奉宣之間于善者有從臾之道焉于利害半者有斟酌之道焉于莫可如何者有通變屈伸之道焉世事豈得遽如吾志要于吾志得行以惠吾民而已雖然今之世事難直遂豈獨爲縣而在下官皆然也雖然亦豈獨今之世爲然也哉

李公夢陽曰人之病痰火八九老人不宜盡去火虛人不宜盡去痰去之則愈病斯救世之譬也

正德中楊文襄嘗言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皆時所深忌者

王公廷相與張羅峯書曰公受知主上雖古夢賚之賢魚水之權殆不是過飛詔再起聖心拳拳所祇賴蓋篤矣伏自大賢弼丞以來援稽古

典矯正時弊闔穆祛除精華宣朗出自巖廊之上達之溥天之下蓋純然一變而改觀矣此固主上聖智聰明總覽乾綱所成而公矢心啓沃秉猷入告之功亦不為少也以愚言之方今天下之勢如治病然劫毒之劑既投沉痼之疴已脫服息內融精神外灼已十得八九矣所欠者安靜調適以保養其元氣為急務耳然安靜功夫僕不敢盡言惟公急其先務主上操其簡約則天下受福奄在目前

湯公沐曰近世作官者少有弛張人或許可輒自矜炫孟浪曰我與某利貧已有濟我革某弊奸已有怵不惟呈達于當道而榜示于所屬此好名近利之言多見其不知量也嘗聞周文襄巡撫江南時作感懷詩云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弊愈增以此老尙爾云然而後生初仕可以妄道耶若此者不惟為識者所鄙而反為奸人所嗤矣

石濆子曰至治吾不得而見矣得見循吏者斯可矣清也愼也勤也是循吏之所操也曰何如能行此三者乎曰財之于人也猶膩之于物也一汚而不可滌者也況我取一也則下取百矣我取十也則下取千矣

故我以之適口也而民以之潑血也我之華體也而民以之剝膚也我以充囊也而民以之劵田廬也我以納交也而民以之鬻妻子也以此思凊凊其有不至乎奕之決勝也必審于舉棋也不然則負御之致遠也必謹于執轡也不然則敗一出令之誤也則踳盭之弊生矣一聽言之誤也則壅蔽之奸作矣一用人之誤也則狐鼠之妖興矣一役斂之誤也則勞止之怨生矣一聽斷之誤也則勸懲之道塞矣一重辟之誤也則寃憤之災應矣以此思愼愼其有不至乎川之渡也不必踰時也而渡者爭先焉門之出也不必踰時也而出者爭先焉人之情也故一人之逸十百人之勞也一人之勞十百人之逸也我之欲寢也曰得無有立而待命者乎我之欲休也曰得無有跂而望歸者乎案牘之留也曰吏得無緣以爲奸乎獄訟之積也曰得無有苦于狴行者乎此以思勤勤其有不至乎能行此三者則覆露之澤日敷而瘝憂之痒可釋其于古之循吏也殆庶幾乎

韓公邦奇曰正德初予謁州大夫見廨宇傾圮適大雨州大夫傘干廳

執事者棚席于廊余出而問諸民民曰太守貧不暇爲也正德末余再謁州大夫其傾圮視昔加甚則風日弗能蔽矣余出而問諸民民曰太守廉不肯爲也夫君子之治國也如治家使其家之弊壞若此克家之子寧肯坐視哉夫貪則已矣幸而兼廉乃避勞傷之嫌慮侵剋之誣使公居廢頹至不可居息何其愛身者甚重而愛國者甚輕也君子之心固如是乎皆非也嘉靖三年余復詣州謁唐侯相見其煥然更新翼然壯麗矣予出而問諸民民曰太守賢百廢興焉然則侯斯舉也非所謂治國如治家者哉

陳絳曰賊而吏可乎予曰不知也將娼而妻之可乎人亦曰不知也予曰妻其娼者將密闥層室之矣能闥其心乎猴而冠之吾懼其野心難繩焉吏其賊者將高堂大府之矣能堂其政乎虎而冠之吾懼其貪吻愈張焉夫娼而妻之即妻而娼之與其娼于密闥層室曾不若列肆倚門之愈也賊而吏之即吏而賊之與其在高堂大府曾不若剽都胠篋之愈也

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長民者謹毋有鄙夷其民之心惟求諸我而力行之漢之蜀郡蓋時以爲蠻夷之區也而文翁之治蜀郡不以蠻夷治蜀郡也興學校除更繇凡以敎之故蠻夷之人皆爲子弟而力布之餘翕而絃歌矣漢之渤海蓋時以爲盜賊之藪也而龔遂之治渤海不以盜賊治渤海也開倉廩選良吏凡以養之故盜賊之人皆爲良民而兵弩之習忽而鉏鉤矣夫敎之行雖蠻夷可爲弟子而況不爲蠻夷者乎養之贍雖盜賊可爲良民而況不爲盜賊者乎又曰弛逐捕贊安而牧養之則渤海之盜皆可使爲民廉平不苛未嘗笞辱人存問而愛利之則相鄉之民皆可使爲子孫

王文恪公曰爲人臣者莫難于任怨不能任天下之怨不能成天下之事孔子論三代之禮有所因有所損益易謂窮則變變則通董子謂更化則可以善治夫祖宗之良法百世守之可也其間時變不同小過不及損之益之與時宜亦所不免自宋王安石變法馴致大亂後世以爲大戒少有更張則羣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稍有損益則曰又一

王安石也由是相率爲循默不敢少出意見論列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亦無以自見支傾補漏視天下之壞而不敢爲斯時也毅然敢任怨而不懼者其亦難矣

張公時徹曰昔荆人欲襲宋先表澭水澭水暴溢而荆人弗知也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向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尙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良醫之治病也病萬變藥必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向之壽民今爲殤子矣夫先王之法猶澭水之表也亦猶夫良醫之方也循表而不悟能無溺死乎執方而不變能無殤民乎

徐公顯卿曰官府文移太繁日不暇給下之有司日疲力于簿書遲速之間而不及爲民之實事上之監司日勞神于批答依違之際而不務夫督察之大端莫若明其職掌省其繁文司刑名者不必兼錢糧司錢穀者不必兼刑名撫按覈之司道司道各以其職覈之府府覈之州縣文約則簡而易行力專則詳而不漏省一册籍則除一弊竇

劉仕義曰永嘉袁芳洲遷爲南太醫判嘗爲予言醫莫切于對證證莫切于對藥藥投其證牛溲馬勃能擅功于一時不然雖丹砂水銀鍾乳琥珀無益其費也予嘆曰此豈惟醫師所當知哉亦官人之道也又謂人之疾必藥而後愈庸醫妄投厲劑弗知審于療攝祇以伐其天和與其妄投寧勿藥有喜也予嘆曰此豈惟醫師所當知哉亦臨民之道也

薛應旂曰周禮荒政十有二一曰安富孟子曰有恆產者有恆心我太祖所以加意于富民而稅戶人亦擇而官之也若爲富不仁者則固別有處矣後之爲政者右富左貧固爲不肖其有過矯者則又不問善惡惟于富者則摧折之恐亦非先王安富意也已

黃省曾曰守令而招禮賢俊者賢俊守令也守令而股肱豪右者豪右守令也守令而爪牙胥皂者胥皂守令也茲有守令也其去也賢俊惡之豪右謗之胥皂懷之尚得謂之循良也乎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王文肅公曰夫小人之智淺其求欲易厭而嗜好易遷吏于上者苟見其疾痛能呴燥濕能理祈請能致卽眷然私而德之而惘惘于其去如是

止矣及日疎事往賢者遞至吏出法令如琴瑟之改絃快意順耳豈復思故聲哉夫穎川之政趙子都不名強力能摧奸撥亂乎而班史稱其民歌思之至數世然代者爲韓長孺甫下車議變法于長老長老人人稱便安在其歌思也故嘗試論之程功能計日月之吏小人易于見私而君子難于爲繼夫惟法常繼于君子而後恩常浹于小人若是者神理條之非可以筐篋簿書一切而辦也

張居正曰僕自爲童子時見撫臺守巡巡行縣邑荒僻咸至而供億省約民不告勞故上無不究之澤下無不達之情今則不然上官憚于巡行而百姓苦于供費失其職矣君子爲政固在先勞然先之而不從則亦不免繩之以法不然徒以一身勞之無益者也

又曰撫按職掌不同政體亦異振舉綱維察舉姦弊摘發幽隱繩糾貪殘如疾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處錢糧調停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奠潤一方而無壅者巡撫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每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實惠不流

至于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而侵巡撫之事違道以干譽徇情以養交此大謬也因憶嘉靖間有周如斗者巡按蘇松信豪宦之言博流俗之譽將應徵錢糧槪請停免士民悅之爲建生祠奏留再歷遂超陟蘇松巡撫及爲巡撫則錢糧徵發百責攸萃不復能行其寬貸之政將以前免停逋賦復行徵派于是士民怨之毀其生祠刊布謗書向之稱德美者轉而怨懟忿恨矣何則驩虞之術易窮衆庶之欲難厭也况此中人情叵測衆庶難調惟一以大至正行之庶得無咎無譽耳

又曰韓非子言爲土木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鼻大則可截削使小口目小則可開鑿使大此可以爲建制處事者之法

于慎行曰古之考治在民今之考治在官古之論治在命脈腠理之中今之論治在形骸骨節之外吾于薛宣之疏有感焉宣上疏成帝其言切中事理有人所不及者如云部刺史或不迴守條職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譏佞以求吏民過失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及衆庶是故鄉黨闕于嘉賓之歡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

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杳隔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此一
段語後人所不能道其敝今正有之部刺史者卽今之御史御史按察
郡邑本以剌姦肅紀貞度非有守土之責也今下至米鹽瑣細吏卒傜
役御史一一察之非法也卽長吏佐吏互相譏察太阿倒持冠履反覆
又非體也郡邑相承以苛刻爲能朘削元元以觀炫而民間凋敝至于
親戚不相往來千室之邑無絃歌之聲陌巷小兒或不羣戲樂生之氣
蕭然矣此正薛公所謂邪世不以爲憂而日從事法禁之間惟恐其不
厲也不亦重傷邦本爲元氣之憂耶
又曰嘗讀王嘉陳時政疏其言甚切治體如謂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
石二千石尊重乃能使下又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係治
或死獄中云云此二弊今正有之郡守爲一方師帥其上有監司部使
交錯監臨動須關決不得轉移其權不能使長吏何以及此又臺諫諸
臣建言不急之務苟以塞責尚書輒爲覆請以下郡邑朝吏夕改徒爲
文具無益于治故欲上德及民莫如重郡守之權欲天下少事莫如省

又曰士君子處世惟當守道而行天理人心自不可昧持正者未必得禍從邪者未必獲福武帝末年趙禹張湯用事于中而尹齊甯成之倫爲之鷙擊于外吏治若救火揚湯惟恐不亟惟倪寬爲左內史勸農緩罰釋用仁厚推情與下不求名聲收租稅時裁其寬狹與民相貸若不能舉行上意者然人主反以此奇之卒之阿世阿旨以求當行事者相繼以法誅死而寬以功名終爲漢名臣亦何必阿世取容求毫毛之利而自蹈丘山之禍也其亦愚而不之悟者矣

又曰公家有所貿易一倍常費數倍有所營爲數倍止得一倍此勢所必至也然在朝廷之體亦自有不必察察者何也四民之外有一等游食之徒仰給公家而民間貿易亦有一等靠公家之利以自食此如蚤虱蚊虻在豚蹄曲畏之間不可驅逐在朝廷視之皆赤子也取百姓之脂膏以養無所聊賴之徒亦人得人失之類耳如今京師土曠人稀一城之中兩縣編民百無一二非禁旅軍匠受廩于官卽江南游賈居奇

于市皆仰公家之利者也設使造作貿易一如民間此等游閑之徒益無所賴而都城之人亦稀矣廟堂論事當知大體與有司法吏不同若以刀錐之巧錙銖之算而參于宗社之謨不其渺哉

又曰元和三年以上徽號覃恩中宮奏遣使齎敕分詔各道裴垍李絳以爲敕使煩擾請附急遞中人以舊例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爲非是奈何不改夫敕使煩擾誠所當裁然以詔旨附遞似亦失體此皆不足深論獨憲宗舊例二語可破當世拘攣之見官府每舉一事必稱舊例例之所有雖覺其不宜不得輒改例之所無雖知其便不得輕開此法守之所循而事機之所以滯也夫以文吏之守而裁以迂儒之見天下之受其弊者多矣

又曰太宗召三司吏胥詢以利害條上七十餘事下所司議行語陳恕等曰渠等于錢穀利病自少至壯寢處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詞色引令條陳必有所益復賜錢百萬募吏能言便宜者量事大小賞之此善法也劉晏掌錢穀惟用士人不假吏胥則與太宗相反蓋晏之意

重在釐奸太宗之意重在興利可並行而不可悖也大率官之更代無常吏之盤據甚久故欲資其握算則宜畢盡其能而欲灼其神奸亦必盡探其蘊故使條陳利病非但有益于我即其言而參之校之其奸弊之端亦必有不能掩者因而紬繹其緒更端而釐革之彼亦不知其所出矣後世文法之弊吏不明此機但掩耳閉目惟吏弊之是求而不敢假借片詞以示之隙誠畏之也如此舉止固已爲猾胥所窺何以言興革哉

馮公琦曰古人外臺行省皆與內比肩地方事並取裁決即國初亦然自直指出而外臺之重損中丞出而行省之職侵且如陝西一省兩司之上有廵撫有總督又有經略大臣不知古人行省原不減中丞昔之總督即今之經略今以地方官不足信而假中朝之御史以爲重久之亦可爲地方官矣則又出中朝之尊貴以臨之禮節滋煩文移滋費而彼此牽制不得行其意功成則衆任之事敗亦不獨加也彼此相仗相委視蔭玩日其原皆出于此如古人凡事皆屬二千石而刺史糾彈不

法事猶治也今于二千石刺史增官數等而事反不治此其病不在設官矣且論政體原出自行省外臺直指糾察之以其身在事外也今事事皆關白直指則直指及身在事內非糾察之旨而行省外臺亦稍失其職矣事相沿已久今雖議亦無所施聊論古今任官之體耳

又曰破數十年積玩而爲千百載計千百載之計非一二歲可爲也而不可不爲我始之我終之我始之人終之皆無不可要在有其意耳天下無事常若不爲有事又不及爲惟旣有之後而稍無事然後可以因儌惕爲振勵藉從容爲整暇乃攸濟耳

又曰宋時賦役法屢議屢變彼以便行此以不便革持議論不平推行無次第總之實未考其成而輕易置如列兩釜而炊有人曰彼易熟則挹而注之有人曰此易熟則又挹而注之已而復移之彼復移之此火不止而炊終不熟者變易輕不專一也今夫石不燬于水而燬于火然始出于火卽沃之以水其燬彌速以是知持論不平推行無次第不但害民之法害民卽利民者亦或爲害端不可不察也今有藥于此一人

餌之而効卽不能以此一人之効格天下病者然此一人既已効則且可無別更方易醫而愈世之議法守法愼之哉

又曰語云可則從之否則違之疑則少嘗之疑者聖人所不能無也不疑不能明不明不能斷故當其疑莫怯于聖人當其不疑莫勇于聖人而世且褁勇嗇社且用壯用罔以及于僨事以不身至而踰度爲智以任胸臆不咨詢爲斷以哆言不稽考爲習事以不量枘鑿而陷禍患爲有執且夫利害相參禍福相倚是非相亂吾所見未定蓋亦少嘗之嘗之而當因竟成之不當而有患不過如斯嘗而止吾可別求其當者庖丁之解牛也每至其族蓋亦有疑焉世焉慕其一朝解十二牛而不知其視爲止行則遲則何也

又答固安令書曰民有訟獄往往走都下謁中貴人間有持尺刺爲關說者事可聽稍聽之不可則爲好言慰遣之大都事至卽決無使淹久則請托之迹稀矣夫令視民猶子也士大夫賢士也愛子而不重愛子之賢者非爲民父母之意世乃謂抑士大夫以安小民此可以待豪傑

亂法之流非謂以此概天下賢士大夫也

又曰自古稱去後思者無如汜鄉侯何武武在漢吏中摘發不及廣漢治辦不如敞所居無赫赫名當其既久摘發治辦者皆與人俱往而武獨見思蓋世所稱赫赫者能使其令必行禁必止不能使人思能使人思者必其不爲赫赫者也譬之飄驟雨挾怒霆而下非不震動一時然入地僅膚寸而止震動之過或遂有所摧折若夫不鳴條不破塊優渥霑足物受其滋以華以實而不知所以然蓋吏道亦猶此矣今天下側目重足所苦患者在赫赫吏耳彼且日凜凜焉恐其名譽不彰官不達取數事條次之詞納其說以合上官又刻期以責其効慘礉以速其辦何暇爲百姓計久遠故廷中稱治野則否上官稱賢民則否當官稱惠去則否世所稱赫赫者大都如此矣守令職在牧養法當如慈母于嬰兒安得于所謂赫赫者而稱之士必安凝如山渟泓如淵然後足以享盛名而載重任若夫輕見其奇一覽都盡即赫赫無足數也夫赫赫爲政者怨府也赫赫爲名者毀媒也惟寬大長者乃可以久

申公時行答馮大尹書曰古之循良下車而問疾苦躬行阡陌之間而
周知其利害然後爲之聚其所欲而去其所苦閔然若慈母之于嬰孩
也故傳言所居民富所去民思此兩言者足蔽循良之旨矣于奸猾當
懲豪強當治三尺具在其曷可私此知善醫者視病而施針熨非所施
于不病者也來教謂操縱寛嚴隨土俗人情則固已洞察化源灼知政
體執此以往卽古循良奚讓顧父母三復斯言而已

又曰向來人情習尚大都有二炫耀聲名者欲暴其所長恆于無事中
求事爲一切苛細刻剝之圖承望意指者欲阿其所好每以無事爲有
事爲百方媮合取容之地故催科之令至焚林竭澤而猶以豪右侵隱
爲詞裁省之法至于剪爪剝膚而詭以小民受惠爲說致令民不堪命
人有亂心此何爲者也

又曰法之于人猶舟之于水未有水涸而能行舟者未有人情窒礙而
能行法者

張濤曰憲綱所載上下官司有應參見者止于一次餘俱不許煩數荒

廢政事勞擾車馬今府縣司道在同城之內者日日相見或五日一見已非憲綱矣乃一朔望也府行香府學縣行香縣學制也縣官行香猶未成禮忽又奔見府官于府學此何禮數也上司初任一見有事商量再見無妨矣乃年節一見端午一見中秋重陽辭年又數數見生日一見考滿一見上司凡有家慶自己欲效慇勤又常常時見近者猶可頻來頻往尚有遠在一二千里外者往返或二月或一月或月半計一歲之內定費半歲工夫在舟車水陸之間不惟勞夫勞馬勞挑送下程之人而自己且躭勞過苦也寧復更有精神在民瘼乎其見時之饋送又不可問也一迎接上司也巡方總約各有定限上司間亦申飭卻不信從遠者或百里或五十里其接止一二十里外者天下府州縣官恐不能得十餘人也上司一到有飲食矣有日廩矣又辦下程備極水陸下程不收是矣而又折價銀六七兩多或十餘兩此何題目也往來交際銀兩發縣發府收貯皆原封也及其解去交納不用原封卻要收貯縣府補足輕少之數有收受千金以外補至百金以上者出何名義也至

于薦剡原是薦才薦守而眞才眞守何能汚己而厚贈人近來謝薦多至百金而四十五十者無聞也進士百兩內外而舉人一百有半貢生倍之監吏又不可知矣故一官有十薦二十薦少有四五薦者通以百金計算一官已謝薦一千以上而少亦四五百也加人如此處己可知此一薦也可得人乎否也皆以此虐用其民侈靡爲訓尊倨傲貴謟佞成風士習日卑民生日蹙端出于此

往行

海源善洪武初知安化新設縣治勤于政事謂人肌膚受之父母何可毀傷乃以熟皮爲鞭使知愧而已民愛敬之不忍欺焉

陳璿盧陵人洪武丙子以亞中大夫爲寧國知府首詢民隱延禮師儒初庾吏相襲爲姦歲租飄虛籍以應事發吏恂恂懼罪璿曰故弊未革耳遂刻期行禮使吏得先期實廩而弊亦除

蘭芬字□□夏縣人倜儻有大節讀書通古今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洪武中舉孝廉嘗爲吉安知府先是金華朱仲智爲吉安知府被召改

重慶民思慕之而難其繼者已而芳至以愛民爲心而處事曲當民更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冶烹鍊可獲厚利朝廷遣官覆試旣至父老羣訴于芳曰卽用無賴者言吾屬不能保而邑有無窮之患矣芳顧問詣闕告者告者卽叩頭吐實言我愚昧人居鄉素貧鄉之人皆華衣美食揚揚然未嘗齒我我實不甘故妄意禍之死罪死罪芳遂草奏大略謂告者愚昧妄意上陳今詢邑人長老皆云素無銀冶卽不實甘受斧鑕之誅同官畏懼不肯署芳曰吾輩奉命守此土獨不爲民乎有罪芳請獨任同官不得已亦强署焉上得奏曰吾固意愚民之妄也遂罷其事然以告者出于卒意也亦不之罪芳歷陞工部右侍郎

吉安自芳去其民思慕賢守必曰朱蘭

方克勤忠臣方孝孺之父爲政務以德勝威惟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爲也

王璡字器之莒州日照人初任敎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淸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每夜四鼓升堂秉燭讀書聲

聞于外或即詣學課諸生必三鼓赴學無間遇驟雨必躬詣學巡倉視其漏濕用蜃灰識而葺之

黄宗載字厚夫豐城人□□□□進士初爲行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永樂癸未嘗爲湖廣僉事時湖廣諸道惟銅鼓關最難治分巡刷卷者多憚行蓋天下姦臣宿猾皆謫戍其間善舞文弄法遇事撓官府而陰把持其長短往者欲稍按治即糾結如膠漆不解欲一切漫諟則見嗤無可奈何多避不肯往公至當刷卷即毅然治行到武陵問風俗知其人苦于從軍女子惡爲軍婦不果嫁男子則慮婦家往從戍而以徭賦累已不果娶至年三四十猶鰥處公召鄉老里正諭人道大端俾轉相造語務嫁娶以時不踰月成婚姻者三百餘家他縣聞風皆從之俗爲之變乃榜銅鼓五開諸姦豪數其罪惡且發其善端曰不改必寘之法衆知公務以德化民皆相戒勿犯比至莫有干理者

唐舟字汝濟瓊山人永樂癸未進士知新建縣政尚簡易初無赫赫名久之日著上下稱之或問其故曰古人多謂入官如處暗室輕動必有

觸損久坐自明未幾徵赴京擢江西僉事

蔡揖永樂中舉人爲嘉興縣知縣縣多無賴揖于縣廳置善惡二牌民有善志之有過惡弗悛教令亦志之由是民感愧皆趨善而去惡擢監察御史陞浙江僉事其卒也人多思之

張宗璉字重器吉水人嘗爲常州府同知時朝廷命御史四出清理軍伍有御史清南直隸蘇常諸郡者鋭意得軍爲功不復顧民枉民多受誣宗璉執不從御史怒宗璉異己數出無禮語詬罵之宗璉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常之民賴宗璉以免于枉者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希合御史意峻刑枉民動以千計怨聲載道常之人于是益感宗璉不已立廟于君山祀之

裘賢安慶人宣德五年通判潮州愛民如子公暇輒杜門絕干謁嘗出勸農釋冠帶執農具以耕妻往饁之歲大熱卒于官士民哀之

馬諒字子諄和州人宣德癸丑進士初授行在吏科給事中歷官南京戶部左侍郎正統甲子爲山東參議民有惑于後妻而欲置子于法公

諭其父母曰昔夫子爲政誅少正卯而宥不孝以敎令不明也今爾子有凶德乃吾屬敎令之失非由爾民之罪也其父母感悟遂請釋之還爲孝子景泰辛未陞應天府尹事塡委公裁決如流案無留牘溧水民素健訟一日投牒至八百公視其虛實而異置之召訟者曰某也實某也虛虛則受笞實則待勘民願受笞者七八待勘者不一二焉其俗人死而利其妻者出棺斂之人已出棺復有出棺至者妻欲嫁後至者用其棺者訟于縣不置復訟于公責令曰薄俗不能禁民死無所歸安用令爲乃杖出棺者以棺給貧民而歸其妻所親使俟終喪別適焉

章惠全椒人宣德中知平陽縣事奉公愛民凡百公務不差吏卒止用木牌皆刻皂隸甲乙爲傳遞勾攝題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罔敢稽遺由是案牘淸簡囹圄空虛

湛禮錢塘人正統元年由大理右寺正擢知韶州州嘗遣卒督稅樂昌卒需求不已邑令械詣郡人爲令危禮反嘉之甲誣奪乙田禮判歸之乙甲憤怨妄訴藩司司知其僞拘甲歸郡至則慰遣令暫休息五日乃

即識其寬厚如此

滕員區寧人正統三年同知韶州自昔郡吏惟取充數鮮通律例每假手于人員痛革之公牘必如式以式令其艸創而潤色焉

王公思旻黃岡人夢澤先生大父也正統間以功曹掾判泰州已晉本州同州固良于牧孳馬因之遍民間版籍刊定今惟馬數獨存甚以厲民公傷之奏省馬三之二歲大旱朝遣大臣勘災公率父老哀訴而舟過不顧遂躍身波中爲民請死大臣感悟奏蠲大半在州前後凡十三疏皆得請如運舟自南來者寄載木磚以省浪費及戍邊者給配婦何罪令就死地不如給貲財令彼就地娶與婦既無怨兼得親戚相倚便皆出其所奏今猶爲石畫至勸課感化保釐噢咻皆其庸政難以枚舉以親老乞身歸老羸婦子千百擁馬不得行立祠祀之香火至今百年伏臘不絕所植桑民猶指嘆比甘棠焉

周文襄巡撫蘇松所至延問父老利病興革或微行與田夫野老雜坐談時事五堡有王槐雲者夏月在林下乘涼公至庭與並坐俄而從者

至始知爲巡撫也夜則留暗燈及筆硯木簡于臥榻旁少寤而度政務有所得即書之簡即日施行之所至興學校及先賢祠橋梁多所修治而釋之子求施士夫饋贐皆得當意

周公濟任安慶知府三歲不熟以子女易食滿載而南者無虛日公即分命止其舟借漕運粮以贖之子女得子者不下萬餘俗尚侈親沒不葬者數百家女聘未歸者千餘家公乃令出示期違者罰之貧民者助之不兩月無留焉閩中寇起天下騷動安慶貧民亦欲乘勢聚衆強取富民穀物富民以盜訟于公公曰此非盜也乃貧耳即碎其狀曉貧民曰得其穀者報以數吾代償之貧民聞之感愧遂解散工部尚書周公忱巡撫諸郡獨慮安慶歲必數至爲綜理自公下車之後曰我無安慶之憂矣

陳鎰蘇州吳縣人忠厚端謹用法寬平臨事簡易鎮陝十餘年民親愛之以其美鬚髯呼爲鬍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鎰諭以當復來始稍散去及其復來歡忭鼓

舞迎之數程或久旱至必得雨饑必賑濟民益戴之民之父母及其身有疾者發願爲鎰舁輿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雖禁不息也正統八年召還爲左都御史掌院事人多圖其像事之如神霸州守張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淤者至廢水田民病之數十年州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見守者言及此憚于動衆需往相之曰若得人今若于三日可畢守怪以爲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畢守往視之大驚以爲神助洎守霸州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于戶各報男女小大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闕者罰之于是民皆勤力無有惰者不二年俱有恆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以覲禮至京遂援薦異之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譖于王振下之獄箠楚幾死竟謫戍遠邊人或惜之而莫能救也

黃公紱字用章封丘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都御史嘗爲四川參政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不得行公曰卽有冤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公旦起率兵急抵寺盡縶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壯甚惡詰之無度牒卽塗醋額上晒洗之隱有巾痕公曰是盜也卽訊諸僧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分其負囊有妻子則有分其妻女匿妻女阬窖中恣淫毒久矣公按律殺僧毀其寺

徐山人克曰常熟賈宗錫巡按江西羣豪屏迹後少懈張學士元禎以詩投之曰禹門三汲浪滔天處處漁翁罷釣船昨日隣家邀我飲盤中依舊有魚鮮賈詣謝教竟窮惡黨

吳琛字興璧繁昌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監察御史率同官糾權貴謫遷安令會天變復職擢大理丞進僉都御史荊襄歲旱盜起命琛巡撫兼賑濟不憚險遠遍歷遐陬召父老而咨詢之廉官吏而黜陟之究淑慝

而與革之酷暑不張蓋山嶠不乘輿夜宿于艸次凡一百五十日遍歷十府九州七十二縣二十五衛十四所爲程萬三千餘里黜文武官僚三百餘員問譴吏胥贓罰六百六十餘人威惠並行華夷咸震後陟右都御史巡撫兩廣

陳紀臨汾人天順間知許州敎民爲善且諭以治生之道察民間夜有讀書或有紡績之聲者給油助之雖隸卒亦各課以生業鄉市之民無游惰者歲歉則令民種菜備食城壕中蒔魚聽民自取不爲禁民有輕俠無賴者給與牛絹令其改過由是感化有沒齒不敢爲惡者其所修建尤多時稱良吏云

盛顒常州無錫人初爲御史以言石亨謫知束鹿邑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常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變搏擊爲撫巡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其再任從之顒至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辨鄰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請顒折之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

謠邑界眞定二府間四境之民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因稱爲清官店天順八年擢爲邵武知府累陞左副都御史
袁慶祥字德徽雩都人登進士成化間來知霸山少有氣節嘗詣闕上書係獄杖幾死灞多山氓氓多梗者慶祥諭之以義而純之以法梗者遠徙豪右動以逋負呑噬貧者乃嚴以御之豪右帖然嘗曰民隱必咨而後知以禮召請鄉之高年有德者至縣庭而諭之曰予也知或未眞行或未當者期與爾等月再告之勿使予闇然高年者感激月有言于慶祥慶祥采而行之政益便王端毅公天下聞人也特薦慶祥于朝後召刑部主事行之日行李蕭然
林泮字用養號成齋閩縣人成化壬辰進士初授南京大理評事歷官南京戶部尚書嘗爲廣州府知府府治省城吏奸政弊訟繁公處之若無事例有堂食公一不指染嘗過厓山門有石刻元丞相伯顏滅宋于此公改刻宋太傅樞密使張世傑死節于此凡郡之忠義貞節多所表異戊午陞廣西參政奉勅總督粮儲兼理屯田時逋欠三十三萬公偵

湖米方賤下令減直收銀差官往湖糴米民甚便之輸不後時既半年逋欠畢集辛酉陞廣西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公廉有威吏弊一熄嘗以陳先生澔所著禮記集說文廟編性理大全書既取爲大註是陳有功于禮也奏乞從祀孔廟不果

張公賓字建賓成化乙未進士山東單縣人嘗爲睢寧令褭城張淮爲御史按睢寧民訟公善政公褫狀遣民御史適見之意其爲告賊者召民訊實公遜謝曰此市民獻諛求後庇爾令患無政無患無聞御史嘆曰忠哉斯令彼刻石表稱者民其勞乎山西省城北十里廣袤百里無水公相地得井王公鴻儒欲記之公不可在湖廣于劉家隔作橋又作渡蟻橋民作張公功德坊公見毀之

丁公積字彥誠寧都人成化戊戌進士知新會縣事凡干謁之來厲詞色以拒之甚者揭其姓名以示衆嚴賭博竊盜之禁既置于法大榜其門曰某賭博竊盜之家月朔令赴縣廷聽戒諭俟其悔然後去其榜其良家子弟陷于賭博者悉聚之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

其氣習嘗爲民辨寃忤當道繫獄且危百姓惶懼欲用計爲公解公示以手書曰君子但求無愧于心而已福禍之來有命爾等愼勿妄動以貽我羞有積年起滅詞訟者官司病之莫敢誰何公盡擒之斃于獄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公憂之曰此令之責也遂于圭峯絕頂築壇禱雨時當酷暑山氣鬱蒸公晨夕齋沐伏壇之下致禱凡七日未雨羸甚左右進曰軀命所關可以少止公呵曰民得雨吾病何憾至八日暑氣愈熾公觸暑跪壇衣汗浹踵大風忽作卷爐中火著公衣略不爲動雨遂迸空下左右張蓋公命撤之衣盡濕翼日雨止公復禱至十有一日雨足乃已之如是者凡三次焉節義所關或廟或墓多置祭田擇人守之如大忠祠置田二百餘畝節婦何氏莊氏蕭氏等廟置田共一頃六十畝餘民所敬事者惟修復里社一壇而已其不載祀典之祠無大小咸毀之先是民苦賦外月供錢吏胥緣而爲奸負者至鬻子女積逋丁均派令歲輸畢即歸農民歡若更生卒年四十一百姓哀之有嘔哭于家人問故曰丁令死里胥復橫索妾無死所矣其感人類如此相率祠之

馬炳然字思進成都內江人成化辛丑進士知嘉魚縣民有為人作牒者炳然訊其人而問之曰汝民當各安分畏法何至為人造訟乎對曰窮以無養窩一狀可活吾家數人炳然自責曰不富焉能教厚其資使為力本自是公門游食者悉遁去炳然為政明察而不煩苛暇則巡行村落益悉某人堪某事某戶堪某役胥徒不能為姦三年大治流民復業乃新治事之堂扁曰富庶教退居之堂曰絜矩二十三年丁未夏秋湖湘旱飢炳然申賑貸未報輒開倉救之明年又飢朝廷出內帑錢以賑民府守意令具文放散而實欲轉輸府庫也炳然曰天降凶歲為政者之罪也即放散之守怒炳然不攝也後擢副御史督南京儲至武昌青山江中遇流賊劉六為所挾令作書退軍不從遇害妻女俱溺死事聞贈都御史謚毅愍

楊公子器歷三縣俱有遺愛崑山有德政之謠常熟有去思之碑且立生祠焉公聞之輒不樂曰以三原公盛德尚或累于毘陵之傳某何人而可以當此公在里中兒童婦女皆知公名述公異政為嘉話嘗曰但

官負民耳民何負于官哉

薛敬之字顯思渭南人歷官金華府同知國朝多以進士舉人爲知州公以歲貢受知于太宰尹公旻遂拔爲應州公之治應也首勸民耕稼紡績時當東作循察田野民艱于耕種者必齎之種子與牛民貧負租及不能婚葬者皆與之處買㹀數十給之煢民令其孳息爲養又務積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萬餘斤尋當飢饉應民免于死亡其既竄而復歸者劉僧兒以下三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處由是屬邑聞風復者沛然矣

葛公浩字天宏上虞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大理寺卿嘗爲南京御史訟劾逆瑾廷杖幾死削籍歸瑾誅起爲邵武知府初至卽平徭役民便之核常賦無使溢額諸邑賦金至不發封卽以上藩司直指聞之行諸郡定爲式今郡邑務潔已者咸踵行之實自公始也吳氏兄弟道洪道深以產訟經數官莫能決公諭曰若訟連年耗費幾何金矣設捐之兄弟何忿不消錙銖刻骨肉而糞土肥他人乎卽以市酒爲娛奚不快語

訖因揮淚佐證皆謗吳兄弟遂相持泣罷訟

顧璘字華玉吳縣人弘治丙辰進士嘗巡湖廣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璘不敢襲故事每斥軺車巡省即偏坂僻壤無不跋歷所至不以守巡官自隨務貶騶從問民疾苦供頓次舍才足周用吏民安堵不知爲勞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弘治間自本兵晉冢宰嘗曰吾在兵部每夜必行天之邊者一週在吏部每夜行天之內者一週行邊者思武備行內者計人才也

李文字載道山東嶧縣人弘治□□由監生任宣城主簿持廉奉公邑東雙溪民苦津渡文憫之捐俸造石橋以濟至鬻其家騾車十餘兩得直充費宣人德之名李公橋知縣樂護爲詞贈云李公橋下水長流利在千秋譽在千秋

呂居仁記前輩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意春嘗侍西涯先生論及近事先生云少年

初仕承上臨下寧遽一一中節惟盡心歲月稃停自熟若公子性雖年少不可有秀才性至老不可無也某人以公子性作官如何不取罪春曰某人輩生而富貴人已別眼待之既膺命服猶習紈綺故態奢傲自恣竟掛清議小懲大誡非不幸矣獨念今班行中士大夫在諸生時高談古今歷詆卿相孰奸孰貪孰諂孰佞孰爲蔽賢孰爲素飡孰爲附勢孰爲弄權孰與世浮沉孰模稜兩端心有定見口有直言自誓一旦出身事上邁往之氣正正堂堂必此是懲莫或浼焉及措置曹司回翔中外能復持舊論者幾人官成伊邇患失彌深能存初心者幾人爲卿爲相去奸去貪去諂去諛不蔽賢不素飡不附勢弄權不與世浮沉模稜兩端而見訾于後來者幾人若而人趦趄囁嚅媕婀骫骳棄其生平以致高位容非其幸乎如國家事何春惟今日服官政者有公子性者未有無私罪者也然其罪小小纔足以禍己無秀才性者似可無公罪者也其罪大大將至于禍國先生撫掌曰有是哉

劉東山先生愛民如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觀當世未見有如此者吳

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韓福字德夫天長人初舉進士令滑有聲以憂去復除章丘拜監察御史弘治十一年出守大名府府自國家罷兵戍正統以後稍設民壯以通判領之然籍爲空額而已盜稍稍起福始定諸州縣番上之法而團操之又倣古爲保甲法每十家置一牌百家置一長以時詢察之盜賊滅迹道不拾遺鼓樓下嘗置認物亭令境內有道遺者一錢以上齎投亭中許亡者認取諸州縣吏民以公役獄訟詣府者卒不解行李人人投衣裳囊亭中事畢各持去問遺旬日他吏民不敢越也其威名之振大率此類居八年以治平爲天下第一賜宴光祿兩入朝覲朝中吏士夾道指之曰此大名韓知府也人比之包孝肅云昭聖家奴頗驕橫朝廷遣官訊之累年不決逮繫者數百人朝論曰非韓知府不能也遂移公勘視公徵首要者數十人論以理法即日決事聞孝皇嘉其能賜衣二襲白金五十兩人士至今傳之累官戶部侍郎卒

呂𢿱字□□廣信永豐人弘治□□進士歷官副使在四川日西番僧

奉旨迎活佛所過有司望風迎奉沿途騷然人無籍竄入者迨千人至蜀索庫藏銀以萬計未有處會武宗皇帝訃報翀時司臬事謂茲髡獲罪先帝所過殘害新政必誅宜急收之或欲減其所索物銀緞之出境翀獨勒兵擒其首惡置獄中請旨俱逮至京遂正其罪

施儒字聘之號西亭歸安人也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副使在廣東日有惡少航海者持鴿鳥之東島夷獲二十金即詭言番嗜鴿鳥甚可射利數百羣聚奔走乾沒有以貲產易一鴿契成揖讓與之不色吝郡廢耕織本業爲狂焉公即斥言此鳥妖不可長特嚴禁捕之廉首事數十人盡寘之法閱若干月而定其時微公且將有他變勤官府甲兵卽勤未必勝也

程本字孟中高明人以歲貢授廣德州判本性慈每笞人輒惻然人稱程佛子會境內蝗州守以下無策本出令曰捕蝗升者與粟升捕蝗斗者與粟斗民爭捕之三日而盡卒有年

劉宗儒霸州人正德二年以吏部驗封司員外左遷通州守出入省騶

從導以二隸公庭閲然或數日不聞鞭扑聲編傜役必委曲詢問或親詣民家審視爲之低昂民甚愛之官至侍郎

張津字廣漢博羅人歴官兵部侍郎弱冠登制科練達老成爲政以興利去害爲務俗多尤賴驗實必反坐之里民有鬻妻女以償稅者輒捐俸代納曰忍爾骨肉離散耶歳歉賑恤多方作留守倉民多賴全活

邵康僖好論天下事有遠識多格言今天子勵精更化羣哲刮劘公與當路言勉以寛大是崇貽胡瑞敏書曰大臣義欲有爲其信任日專幾會可卽援引善類布列要地俟君志大定國是不搖徐議興革庶保克濟否則恐有異議乘之不惟無益且啓不靖而黨事日滋矣

呂涇野判解州攝州事恤煢獨減丁役勸農桑築隄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建解梁書院以訓士行呂氏鄉約以厚俗政舉化行轉爲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瀕行士庶數千送之河干不忍舍哭聲震野公口占云試聽黃河東岸哭爲官何必要封侯

寇公天敍爲寧波知府一以愛民節財爲主均傜清稅剔冗除害鋤強

杜謁興利彰善咸殫心力嘗書靑天白日高山大川愛民如子處事如家四語于座右有一巨室能詆是非成敗人先生曰吾作知府爲國惜民爲民惜財而已是非在人成敗由天則何能知轉陞應天丞民惘惘然如嬰兒離慈母相率抱公靴而留之公謝以非古禮不聽留

陽明先生至廬陵爲政不事刑威惟以開導人心爲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鄉民貧富姦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卽刻斷稽國初舊制愼選里正三老日居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民胥悔其勝氣囂訟至有涕泣而歸者

伊伯熊以舉人就選深州知州富民滿存投刺獲罪存嘗獲罪前守深人疑將爲前守復仇而前守適遺書言深短長先生謝曰人之善惡旬日異狀能改過卽良民也對衆焚其書深人始安

馬卿字敬臣林慮人歷戶科左給事中嘗劾中官逆瑾不法已而典試搢紳學士奴浼試題事出首大名適劇盜猖獗大名者盜數出沒之境國初以來罷置守衛故境以內無寸兵可恃者公始抵郡首檄諸州縣

繕城濬隍收官莊毀寺銅佛像鑄器械募有膂力者別爲隊伍擇縣令陳智教諭陳惆爲長總領團練之法稍定賞格以訓勵之人人無不効死是時聲振河朔間盜諜聞之遁出境不敢犯至東明圍十二日亦不拔尋去郡中飢卿具疏請留運米若干散賑朝廷遣侍郎王公視之卿得報可輒開倉悉散不以待王公王公初欲劾奏之及入境見道樹不伐人民不流嘆曰才吏也乃寢逆瑾嘗加賦大名已輸入官卿請籍爲下年正額之數詔許之卿先爲給事時遼東寧杲自御史轉陞僉都御史已除籍時劉盜起復賂閹官求復官擊盜諷諫官疏名入薦卿聞奮袂言曰世果無人寧用驁如卿者可也可復令渠壞朝廷事耶既而卿出守久之果傳旨杲以僉都御史巡撫眞定杲至頗侵之欲中以危法令供軍需二千卿曰必得印信文移乃卒如請竟不得間已而杲敗卿聲名益彰累官漕運都御史

歐陽恂字誠之安福人進士正德甲戌由南京吏部郎中知慶陽府愷悌臨民凡鄉賢之嗣弗振者躬造其門訓諭之有頑民膠訟梗化恂毅

然曰此非吾民也解印綬去士夫老稚攀轅遮留乃止

李詔字應魁南豐人正德十三年以監生爲寧德丞性明才敏捐貲建尊經閣設趙公渡亭城廂恆架縣前店收其資以備修理歸休十年猶馳資修尊經閣造舟橋買祭器人以爲難

吳正己字身之歙縣人以貲爲宛平縣丞上時爲粥以食餓也事在君君輒未明往人風之曰不過早乎君謝曰吾腹實而往彼腹枵而待我且以爲晚也民負稅而係者且數十人其負可三百緡君捜橐而償之數足皆釋去人又風之曰橐可恆繼乎君又謝曰非及也吾行吾所不忍而已

顧遂字德仲號秋山餘姚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侍郎嘉靖乙酉嘗知惠州一日有老嫗攜幼子寃號郡治前呼鞫之乃云被土豪毒不能活即下令捕之豪竄未得公偶疾語家人曰吾病亟他無足念憾未得與弱子伸寃耳及愈捕豪寘之法

少宰陶文僖公大臨第進士鼎甲官翰林嗣爲今上講官累遷至少宰

資望將柄用而卒公官翰林時曾以差出京便過家歸省尋還朝一日耿公定向慨然太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即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業不能贖掩萬一況吾官此閒局雖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耿公曰云何公曰憶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泝越尋家已由家自越還朝報命往還凡幾千里或由陸而輿所用負載役夫不知若干人或由舟水而舟以用牽挽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之氓鶉衣褱體之黎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寒跋跋淖濘衝冒風雪由而踣頓道路委塡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案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說不誣能無惕然乎耿公每語人曰余聞此言爲之悚然者幾日中心記之不忘念公倘得柄用事推此一念天下必多食其福者惜夫

任徹字子明巴縣人嘉靖丙戌進士出守大理心存撫字而御史甚嚴時方有檄貸大青督責日至民勞已甚有屬吏欲取媚以最佳者獻公曰此豈可繼之物汝欲害吾民耶擲其獻絕之尋以憂去在郡僅旬月

至今民有隱憂則相謂曰安得任公

王學益字虞卿安福人嘉靖己丑進士二十四年由應天府丞陞左僉都御史以貴州多盜而弭盜之法莫切于保甲作保甲諭其詞曰諭父老子弟本院祗奉上命巡撫是方恆以彌盜安民爲念聞爾會城之下往來多盜公私相見無肯救援或反作姦藏逆潛通密引此獨頑悖者之罪官司者政教之不行蓋有責焉今爲保甲法與爾等相聯屬因導之善大約以十家爲一甲每家各置一小牌十家共制一總牌小牌揭各門首總牌輪次收掌令各以吾告諭之意日相傳宣使各欣欣日勸于善父勸其慈子勸其孝兄勸其友弟勸其恭夫勸其和妻勸其柔鄰里勸其修睦朋友勸其敦信差役勸其勉供賦稅勸其早辦生理勸其勤治無益勸其節省酒勸其無多飲鬼勸其無多惑凡處事勸其謙愼含忍凡同甲之人相親相愛若有空乏疾病相與恤之扶之若有爭而至于訟相與和而解之若有不道不法不可諫者相與告于官而正之告之而力有不行相與合甲而共正之若有水火盜賊之災十家共出

力而救之救之而力有不及則以甲傳甲合百家千家而共救之仍每家各以其力置爲禦盜之器止火之具使無至于臨事束手則雖以十家爲保實以百家千家爲保矣禮義興行風俗淳美室家常安不虞有備此卽堯舜之民所謂時雍者也父老子弟聽之勿忽

劉大直華陽人嘉靖乙未進士三十二年以僉都巡撫貴州光明俊偉有大節具文武才極力整頓百務立保甲法令民自相防範規勸爲善以塞盜源土人不知紡績爲頒式製具延師教之

葛其字懋卿南昌人嘉靖戊戌進士爲無錫令錫故稅邑而闔右黠猾胥避徭不可問公心知之當三老庭謁出不意授寸楮令互書大姓等差三老相視驚愕業已近不敢不書公于是藉記而遞授之一邑肅然又畫丁糧十段册繇與力稱到今稱便時當途多以搏擊爲名高所經私訪瓦裂無完公自念匹夫無罪而爲懷資爲罪如三尺何且其所藏蓋亦吾民之緩急所恃也何必抑之政平爲難偏于何有如不知屬厭棄禮而鶩于利以千文罔其又何愛焉于是力爲上分明之中間豪黠

不得訪者又請置之法以此多不獲于上而邑人則深德之

伍閭字太和廣東增城人舉人嘉靖甲辰知聊城縣眞心實政拊弱惠窮初至大水請于當道出粟七千石賑給郡府加役閭曰民疲極矣正賦之不支又可益乎泣請罷免往歲里甲供應煩費什九破產閭𢟍錢入官手能篋以支歲畢歸其餘于民州縣以爲法嘗著設官說謂食俸炊薪此孰非民脂猶殘下罔上譬傭工者受人之直旣棄其業而復盜其有也讀書謂何居三年敝袍補綴僅脫粟自給以內艱歸百姓哭留彌日賻之不受

陸州字汝行海寧人嘉靖甲辰進士嘗爲常德府知府縣官以賦則混淆徵斂無藝良民或倍輸之稅乃強黠者終身負責漫不裁省州戒民無入城納稅第置循環二籍鈐發里甲歲令沿戶按額取之而納戶得以所納期限稅日自註于籍月終更互考成完負悉有稽覈公賦大辦常俗不習爲商歲無論豐歉斂穀一入亟圖貿商金以償官逋不旦賤售富家因而爭時趨利故左右數從臾縣官願留穀防飢便毋令販而

出境也州嘆曰此豈爲居積地乎民無金無賦無商無金奈何坐自窘
東耶遂下令曰敢有以遏糴爲言者置諸法
徐公中行爲寧汝守以分宜相宿憾左遷士民擁車遮道觴公哭且絮
語浹日不得發始公策東郭河善崩築隄障之未就而聞報曰吾不敢
以不終事也隄成而後辭事先是嘗守汀以覲行垂發泣謂巡臯曰守
嘗欲城右郛捍叵測矣鑿河以紆兩汀水之會而殺其反與射以完城
形勝矣而皆絀于力未舉卽以不職謝汀人而茲願之未塞也明公其
有以諭來者其後楊守世芳城右郛金守立愛鑿河皆具如公指以故
兩郡人思之爲立碑而曹司空亨汪司馬道昆紀其事
胡公涍嘗爲永豐令後補安福令滿歲入覲數舍而裝竭貸故人得二
十金乃成行所報謝諸公取成禮而已人亦無敢望之君之治安福其
操舍大率倣治永豐而加以文采安福薦紳大夫不啻倍屣至燕中成
巷共交口譽君若一而君聞不懌曰吾得之安福薦紳大夫聲甚不若
向者永豐得之耆老女孺聲也

丘瑩麻城人以舉人授開縣知縣持政廉平嘗榜其門曰愛百姓如子
貪一錢非官
夏寶南城人嘉靖三十一年以舉人爲寧德令一力自隨寒暑雨衣幾
更不易聽訟立剖紙贖不入私囊上司差人至盡革下程日給米一升
自是謀差者鮮
王格湖廣人舉人嘉靖間知高唐州焦苦勞心眠食俱減遇公讌酒三
行輒罷嘗顰蹙曰吾安忍快志須臾而坐視窮民奔命之苦
孫勳南海人嘉靖三十六年以舉人知福寧州約己裕民自奉如寒士
海寇方披猖新設軍門治兵行部至州供張不如意欲庭撻州官孫預
謂行杖者曰撻我庶快其忿不然汝死杖下矣百姓感泣日擁其輿以
行軍門初至民皇皇重足而立竟出閭閻無毫髮之擾
沈人种字時雍嘉定人嘉靖乙未進士爲縣令有聲君入銓曹洊更藩
臬又入爲卿終御史中丞其治以精勤嚴核爲用而所至必以惠愛稱
嘗榜于廳事曰吏不畏吾威而畏吾之廉民不愛吾寬而愛吾之嚴所

設施可概見矣

馮子履字禮甫臨朐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左參大宗伯琦之父也嘗爲副使易州奸民上言易州諸山礦金可采也下兩臺議公曰不可礦之爲利民竊則贏官開則詘矣非便也無事而聚衆寇且生心密邇九陵將傷地脈誰敢任之兩臺如議以覆事乃得已其後數年竟用諸軍校言礦使大出西輔首困矣

李公還字子安豫章人以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嘗爲濟南知府濟南領州邑三十晨與案牘旁午吏雜取進之欲以嘗公公判決如流至緩者投之地曰而寧不知緩耶更爾立杖斥若矣隸齊泰者與吏陳棟比而爲奸私一日過堂下公忽呼使前曰泰來而與吏通耶泰謝無有然色變公使搜其懷則陳棟之賄目在併杖而逐之曰第歸自力而善吾不爾竟也于是豪猾咸惴惴奉三尺之法進湖廣按察副使濟南吏民挽牽而留者以數十萬計及公行黜隸齊泰哭之慟至嘔血公謂吾故黜汝胡哭也泰曰公黜我若神明我日戴公以處得不爲惡而今已

矣雖欲補黑衣之後事公不能矣

劉介齡南海人萬暦元年以進士知福寧州廉絜高簡凡宴會必書舉

曰夜則滋弊也

王大司徒基嘗為山西參政治蒲州蒲故繁阜婚喪兢侈靡富者踰制

貧者效尤稍簡朴共誚薄之旷不敢舉喪停十餘年婚配失期者衆公

嚴禁諭之婚依古制喪稱家有無男長不婚喪三月不葬者治之喪而

婚侈靡者比伍長共舉之隱者連坐于是停婚喪者並舉風俗大變至

今稱焉

宣武門外多回夷聚居以宰牛為業巡按楊御史四知榜禁之衆皆鼓

譟時申文定公與同官出長安門則夾道號呼陳訴者殆萬人問故則

曰諸夷以牛為命禁殺牛是絕其命也文定公停車慰遣之曰禁且弛

矣無恐衆歡呼搶地散去已語總憲仙居吳公時來亟令御史撤其榜

遂皆寂然凡事有干衆怒聚衆怨者必不可輕于舉動自生煩擾以開

釁端也

殷都字開美嘉定人萬曆癸未進士知荼陵州楚蜀接壤時蜀鹽禁嚴販者常以風雨夜操小艇出峽少不戒人船俱沒都謂步擔易米律所不禁也皆縱舍之遂無溺死者

沈孚聞嘗爲商邑令邑大豪多入貲司農少府假衣冠文其賤令之官輒相率投謁通姓名而重其幣歲時封羊豕射虎豹麋鹿雉兎之類以獻稍熟則爲具張樂數令過而觴焉其又熟則狎令而借其威福以役使弱小令中悔之則已盡得短長有所挾持度不聽不已君至預約束典謁一刺之外而以他物入者摽至百客入見伏謁戚施唯唯而退寒暄外不敢再辭君又能察伺豪過失即蒸處恐慄家若置一令小民鼓腹而遊豪門無所避邑既遠大府解約束隸卒之籍名于官者一而私籍者十有所勾攝則嚚聚而往饜食偏于隣里君一日而汰六百人下令曰被汰而入令庭者必成其入丞尉庭者如之且謂羣吏彼隸一而什之民十其害使若爲所欲爲即十令也必成不貸汝于是吏洗手而奉三尺令庭烏雀下矣時當事者希權相意行丈田令于天下州邑檄

至君獨持不可曰令爲民不勝賦使我多赴額必減減乃德意也令不能寡瘠者以取盈而奉好利之孔且夫令不能廢百務而寸寸度之貴勢之爲強而奸猾之爲巧胥吏于中市焉弊且饒寡而瘠多何丈田爲不得已俱勒從舊貫稍平其大欲者以故商城之田與賦獨不溢令別以他治狀旌獨不得旌丈田而君行意自若無所悔

立政

前言

陸樹聲曰諸司政令所以明職掌以一法守也今事例多端條格不一或乍經建白而旋復改更或見在施行而隨即寢革夫輕于定令則下難遵承煩于立例則弊多出入狥時情者得借以援引肆臆見者或任其推移甚非所以示畫一也宜勅下部院司府凡見行事例通行酌議去煩就簡中明裁定以便遵承此政令之所當一者也

往行 闕

立法

前言

李栻曰比年以來政令之出于朝廷者變易無常遠者不過數年近者不出期月甚者或方議舉行而忽改方從停罷而復行之也初不深究其弊以一人之言而處行其罷者亦不深思其便以一人之言而遽罷建議者固隨其所見而不必盡協乎事理之宜主議者亦漫爲題覆而不必悉見諸施行之實上下相玩無所取裁政令之行于四方者固非條約無以達乃今歲歲更一官人各一見務求新異耻相襲沿每官一番變改每歲一番刊布甚或官以事故遷去一歲而兩變改刊布者有焉各差地方條陳之疏亦復有類于是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非但紀法無章亦且紛擾滋弊

張棟曰紛更與因循其弊等也而紛更尤足以害事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好名喜事之徒每每不安于蹈常襲故自知其計自多其力請因請革各從所見其在上者不察遂因而可否之以致行之方習而遂即議罷罷之未久又復議行炫觀致聽使民無所適從此臣往爲縣

令時所親見者也一徵收也一人以爲投櫃便一人以爲投櫃不便旋行旋止一夫役也一人見以爲有餘一人見以爲不足旋減旋增一丈量也忽焉從新忽焉從舊一書院也忽焉欲廢忽焉欲復諸如此類未可次第舉卽人之所見各別妨矛豈盾獨怪夫請因則因請革則革漫無定主天下竟無畫一之論耶在內之通行日異而月不同在外之約束朝更而夕改所謂民志一而天下寧安所望矣蓋天下事無不利者無不害者無全利者無全害者日紛更日見其擾何裨實用

往行　䮀